

何貽焜
撰

曾國藩評傳

岳麓書社

何貽焜
撰

曾國藩評傳

岳麓書社·長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评传/何贻焜撰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6.7

ISBN 978-7-5538-0473-6

I. ①曾... II. ①何... III. ①曾国藩(1811~1872)—评传

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4830 号

ZENGGUOFAN PINGZHUAN

曾国藩评传

撰 者:何贻焜

责任编辑:刘 文

责任校对:舒 舍

封面设计:罗志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×1000 1/16

印张:26.25

字数:442 千字

印数:1-4000

ISBN 978-7-5538-0473-6

定价:45.00 元

承印:长沙宏发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出版说明

《曾国藩评传》一书，1936年9月完稿，次年7月由正中书局出版，后多次重印。本次出版，以正中书局1947年6月版为底本，参校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3月版。

本书原为繁体竖排，反开本，共22章，每章下面若干节，节下面设小节。在编排上，每章名称在正文中出现，节名与小节名在正文上方以眉批的形式标示，正文中不空行，无提示。为便于今人阅读，改为简体横排，节名、小节名均编号，统一置于正文中。

本社曾于1985年版《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》中节录《曾国藩评传》部分内容，现在推出全本。书中之引文，因作者称引之底本与《曾国藩全集》不尽相同，不便按今本统一。一些用词与表达，与今天的汉语可能也有差异，均一仍其旧。

本书撰者何貽焜（1908—1959），字一风、启明，号耀东，湖南衡南县东阳乡人（今属衡阳市蒸湘区）。毕业于湖南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，师从著名学者李肖聃、黎锦熙等人。长期任教，读书著述，不图名利。著作除《曾国藩评传》外，尚有《续文心雕龙》《顾亭林学术述评》以及百余万字巨著《船山生活与思想》等。

湖湘文化编辑部

叙

衡阳何君贻焜，自北平师范大学，书抵长沙，寄所为《曾国藩评传》目录，属予审正且曰：“焜之知读公书，启自先生，愿得一言叙首。”尝考古今巨人，所以能立身济物、传声无既者，特视其志与学耳。公自幼受书，慨然有志于经国宰物之大；及官京师，有倭艮峰、吴竹如、唐镜海诸先生与之游；取友乡邦，有贺耦耕、罗罗山、左季高、刘孟容诸君子为之辅。此人皆以绝特之资，究洛闽之绪，相与修性立教，激励徒众，以遏天下之狂流。公乃畜德而穷思，博综而广术，树德则追周孔，自古隐师禹墨，持法窃用申韩，善处功名之际，乃因黄老。故公之学，其大者出于礼经；而百家偏胜之术，亦时取之以集事。其于宋儒，笃伊川、紫阳，而于象山、姚江之说，曾不曲徇世议，轻事非诋。其道大而能容，通而不迂，此公所由能定当时之难，赫然为近代英贤之宗，而上与葛陆范马诸人比烈也。自公之薨，其门下士合肥李公鸿章负重当国，李公智略过公，而学术弗如本师。延及清亡，泯泯禁禁，在势者或瞽于圣道之要，受治者罔独蒙贤者之泽，甚且诬谩前修，犷悍寡伦，事始自于拘儒，祸遂中于家国，此忧时之贞士所深闵也。贻焜昔学于岳麓，予观其文词，叹为湘士之英。别六七年，多事通人，所业日进，遂能辑述故事，以为此编，用力可谓勤矣。抑予尤望贻焜因曾之书，深求贤愚之业，蕲能出所学以康斯世；无第效今方闻士，纂述书册以自哗也。

中华民国廿六年一月一日

长沙 李肖聃识

题 记

一、贻焜尝谓为学之道，如登高山，如浮大海，竭其心力，虽足开拓耳目，探索幽微；而精力有限，终难尽宇宙之壮观，穷天地之奥秘。无已，姑就所得，形诸简册，非独纪一己之行程，兼足供同好之借镜。本书之作，窃本斯旨。循此以往，力求精进，固当勉诸异日，亦所望于读者。

一、本书编著，时经数载。草创之始，黄淬伯、李肖聃两先生指导颇详；完稿以后，中有数章，曾请黎劭西（锦熙）、钱疑古（玄同）、熊仁安（梦飞）、罗雨亭（根泽）、金澍荣诸位先生评阅，间亦有所改正。特志于此，借表谢忱。

一、长沙李肖聃先生为贻焜肄业麓山时之讲师，违别六七年，犹获时承教益，并蒙拨冗为本书作叙，古道热肠，无任感佩！除将叙文刊列于前，来书附录于后外，特此志谢。

一、杨遇夫（树达）先生于本书编著，时切关注，并承假书以资参证；友人徐君士浩、许君家禄亦或远道假书，或购书寄赠；盛意难忘，率此报谢。

一、本书编制虽自出心裁，所有材料多借助他山。除于征引时详细注明出处外，并将引用书目附录于后，一以供同好之参考；一以见本书之完成，其来有自。

贻焜谨识

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十三日

目 录

一 导 言 / 001

第一节 评传曾公之缘起 / 001

第二节 评传曾公之方法 / 003

第三节 评传曾公之目的 / 005

二 时代背景 / 006

第一节 人物与时代 / 006

第二节 曾公之时代背景 / 006

第三节 曾公与时代之关系 / 010

三 家 世 / 011

第一节 家世与人生 / 011

第二节 曾公之家世 / 011

第三节 曾公所受之影响 / 014

四 早年生活 / 016

第一节 曾公生平之划分 / 016

第二节 私塾生活 / 017

第三节 书院生活 / 018

第四节 师友 / 019

第五节 行踪 / 020

第六节 意志 / 021

第七节 情感 / 022

- 第八节 习惯 / 023
- 第九节 经济状况 / 024
- 第十节 考试情形 / 025
- 第十一节 此期生活之特点 / 027

五 中年生活（一） / 029

- 第一节 翰苑生活 / 029
- 第二节 自我教育 / 032
- 第三节 师友 / 037
- 第四节 行踪 / 039
- 第五节 意志 / 042
- 第六节 情感 / 045
- 第七节 嗜好 / 048
- 第八节 习惯 / 048
- 第九节 身体 / 049
- 第十节 精神 / 050
- 第十一节 经济状况 / 051
- 第十二节 政治生活 / 052
- 第十三节 此期生活之特点 / 054

六 中年生活（二） / 057

- 第一节 军营生活 / 057
- 第二节 自我教育 / 062
- 第三节 僚友 / 067
- 第四节 行踪 / 070
- 第五节 意志 / 070
- 第六节 情感 / 072
- 第七节 嗜好 / 074
- 第八节 习惯 / 076
- 第九节 精神 / 077

- 第十节 文艺生活 / 078
- 第十一节 政治生活 / 080
- 第十二节 经济生活 / 083
- 第十三节 此期生活之特点 / 087

七 晚年生活 / 092

- 第一节 军营生活 / 092
- 第二节 政治生活 / 095
- 第三节 身体 / 101
- 第四节 精神 / 101
- 第五节 意志 / 103
- 第六节 情感 / 104
- 第七节 嗜好 / 105
- 第八节 僚友 / 107
- 第九节 行踪 / 107
- 第十节 文艺生活 / 110
- 第十一节 经济生活 / 110
- 第十二节 自我教育 / 112
- 第十三节 此期生活之特点 / 113

八 个 性 / 116

- 第一节 个性之意义 / 116
- 第二节 个性差异之原因 / 117
- 第三节 曾公之个性 / 118
- 第四节 曾公个性之形成及其发展 / 121
- 第五节 曾公个性与其生平学行事业之关系 / 122

九 思想之渊源 / 127

- 第一节 思想之重要 / 127
- 第二节 曾公思想之探讨 / 128

十 思想之转变 / 132

- 第一节 思想与时空之关系 / 132
- 第二节 曾公思想之转变 / 132
- 第三节 转变之原因 / 136
- 第四节 转变之目的 / 136

十一 思想之范畴 / 138

- 第一节 中国学术之领域 / 138
- 第二节 清代之学术思想 / 139
- 第三节 曾公思想之范畴 / 140

十二 思想之体系 / 154

- 第一节 儒家思想之体系 / 154
- 第二节 曾公思想之中心 / 157
- 第三节 曾公思想之体系 / 159

十三 哲学思想 / 163

- 第一节 曾公哲学思想之概说 / 163
- 第二节 曾公之宇宙观 / 163
- 第三节 曾公之人生观 / 165
- 第四节 曾公与孔孟之学 / 168
- 第五节 曾公与老庄之学 / 169
- 第六节 曾公与墨学 / 170
- 第七节 曾公与程朱之学 / 171
- 第八节 曾公与陆王之学 / 172
- 第九节 曾公与佛学 / 175

十四 伦理思想 / 176

- 第一节 伦理思想为儒家思想之中心 / 176
- 第二节 曾公之伦理思想 / 177

十五 教育思想 / 187

- 第一节 教育起源论 / 187
- 第二节 教育沿革论 / 188
- 第三节 教育目的论 / 189
- 第四节 教育材料论 / 190
- 第五节 论教育方法 / 191
- 第六节 论教育环境 / 192
- 第七节 论治学之方法 / 194
- 第八节 论治学之目的 / 199
- 第九节 曾公与中国近代之教育 / 201

十六 政治思想 / 204

- 第一节 曾公对于当时政治之批评 / 205
- 第二节 曾公之政治思想 / 206
- 第三节 曾公之人才政策 / 209
- 第四节 曾公理想中之政治人才 / 218
- 第五节 论对待绅士之道 / 223
- 第六节 论爱护民众之法 / 226
- 第七节 论政治与舆论之关系 / 227
- 第八节 论政治与军事之关系 / 229
- 第九节 论政治与财政之关系 / 229
- 第十节 曾公之财政政策 / 230
- 第十一节 曾公之外交政策 / 232
- 第十二节 团务论丛 / 234

十七 军事学识 / 237

- 第一节 曾公对于当时军事之批评 / 237
- 第二节 曾公治军之方法 / 239
- 第三节 论将才 / 241
- 第四节 论选将 / 242

- 第五节 论将将 / 244
- 第六节 论用人 / 245
- 第七节 论治事 / 247
- 第八节 论治兵 / 248
- 第九节 论兵机 / 250
- 第十节 论战守 / 253
- 第十一节 论治心 / 256
- 第十二节 论爱民 / 260
- 第十三节 论湘军之长短 / 263
- 第十四节 论水师之长短 / 264
- 第十五节 论平江勇之长短 / 265
- 第十六节 论太平军之优劣 / 265
- 第十七节 论“四眼狗”之长技 / 266
- 第十八节 论楚军所以耐久之故 / 266
- 第十九节 论军事与吏治之关系 / 267
- 第二十节 论军事与财政之关系 / 267
- 第二十一节 论军事与交通之关系 / 269
- 第二十二节 论军事与武器之关系 / 270
- 第二十三节 论军事与舆论之关系 / 271

十八 文艺批评 / 273

- 第一节 曾公文艺批评之概说 / 273
- 第二节 曾公之文学评论 / 273
- 第三节 曾公在文学史上之地位 / 300
- 第四节 曾公之艺术论丛 / 304
- 第五节 曾公爱好书法之原因 / 309

十九 治家之理论 / 311

- 第一节 论家道兴衰之原理 / 312
- 第二节 论家道兴衰之征象 / 313

第三节 曾公治家之方法 / 314

第四节 曾公留心家事之原因 / 318

二十 养生之方法 / 320

第一节 论养身之道 / 320

第二节 论治身与治心 / 320

第三节 论养生宜得自然之妙 / 321

第四节 论养生之方法 / 321

第五节 曾公养生之道 / 324

二十一 曾公对于时人之叙论 / 326

二十二 后人对于曾公之批评 / 347

附 录 / 392

李肖聃先生来书 / 392

引用书目 / 397

一 导 言

第一节 评传曾公之缘起

居今日而探讨曾文正公之生活与思想，为作翔实之评传，似非当务之急；盖自曾公之卒以迄今兹，已六十余年，此六十余年中，世界之变迁固繁，吾国之兴革尤剧；如不惮烦难，努力探讨曾公之生活与思想，即使有所创获，亦有明日黄花之嫌，矧有否创获，尚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耶？然则余胡为不辞劳瘁，竟就力之所及，将曾公之生活与思想，细为探讨？夷考厥因，举其著者，约有数端。

自来品衡人物，不外褒贬二字，要在得其当而已。郑板桥有言：“隔靴搔痒，赞亦可厌；入木三分，骂亦可感。”洵为通人之论。曾公一生，赞之者固多，毁之者亦复不少。吾人如以他人之毁誉为毁誉，毫无自主之见解，斯则已矣，如欲纤洪备悉，是非不谬，则于曾公之生活与思想，非有详细之探讨不可。此其一。

谚云：“时势造英雄。”又云：“英雄造时势。”盖时势与英雄，其关系至为密切，竟互为因果也。曾公之为人，以现代之眼光观之，固非非常之人，亦无非常之功；然在当时，以一在籍侍郎，卒能削平巨乱，其丰功伟烈，固有非常人之所能企及者。其所以成功，虽由时势使然，要亦由于曾公有独到之处，故能转移风气，改造时势。不然，与曾公处同一时势之下者，不知凡几，胡为类多默默无闻，竟让曾公独擅其美也？吾人考察曾公成功之原因，固应注重时势，尤宜了解曾公之生平；欲了解曾公之生平，于其生活与思想，自非有详尽之研究不可。此其二。

曾公一生，几经艰苦，频受折挫，故其生平著述，类多经验之言。近人如梁任公、蔡松坡、龙梦荪、许啸天等，以其言多可取，往往纂辑成书，寿诸梨枣，以供世好，其意良嘉；然仅见一斑，未窥全豹，片词只义，不足以概括曾公之生平。至

最近胡哲敷君《曾国藩治学方法》，蒋星德君《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》，虽属佳著，然以不详不尽，读者犹有憾焉。余于曾公生平，极愿尽力探讨，盖由于此。此其三。

凡人之思想，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，要与生活之情形，有密切之关系。即以曾公而论，少年之思想与老年之思想，固截然不同；京中之言论与军中之言论，亦皎然可分。吾人如不能了解曾公之生活，仅就其片词只义，予曾公以批评，固无是处；即就其整个之著述，加以探讨，如不能熟谙曾公之生活，亦不足阐明曾公思想之渊源及其转变。余于曾公，不独考察其思想，而且探讨其生活，盖惟能了解其生活，始能了解其思想也。此其四。

文物制度，固随时而不同；性情意志，亦因人而互异。惟至理名言，精神器宇，则往往历万古而常新，经百世而罔替。曾公一生，不无可议之处；然就其嘉言懿行而论，则亦颇多可取。吾人倘能知所别择，慎为去取，其裨益吾人心身者，良非浅鲜，固不能以明日黄花之故，视若敝屣也。余于曾公之生活与思想，不惜殫精竭虑，努力探讨，岂仅曾皙独有羊枣之嗜而已哉？盖亦深有见于此也。此其五。

旷览古今，横观中外，文化之形成与发展，既非一手一足之劳，亦非一朝一夕之故，盖由无量数人之心思才力，经悠久之岁月，继继绳绳，积聚而使然。吾人生当末世，对于文化之责任，惟在继往开来。一方继承文化之遗产，不使前人之心血，等诸虚掷；一方增益文化之质量，藉供后学之凭借，日趋光荣。不然，“则凡前人之知，无以为后学之凭借，以益求进步，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求得之者，或即前人之所得焉，或即前人之所已得而复舍者焉；不惟此也，前人求知之法，亦无以资后学之考鉴，以益求精密，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相求者，犹是前人粗简之法焉，或转即前人业已嬗蜕之法焉”（见蔡子民先生《中国伦理学史序例》）。其于文化之损失为何如也！曾公生平好学，且喜宏奖士类，大有孔子“好学不厌，诲人不倦”之风；居常举孟子“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”之言以自警，其于文化之承受与发扬，至堪注意。吾人果欲“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”，为文化界稍尽其应尽之责任，其途甚多；然检讨曾公之生平，为作翔实之评传，当亦其中之一。余不自量，窃欲就能力所及，为曾公作一翔实之评传，职此故耳。此其六。

记载曾公生平事实，较为详细者，首推黎庶昌之《曾文正公年谱》，其次则为王安定之《曾公大事记》，又其次则为《清史列传》中之曾公本传。然大抵

偏重政治军事，所录多为清廷谕旨、曾公奏疏，其他一切，鲜有述及，读者往往未终卷而昏昏欲睡。余因深感已往之曾公传记，不能尽惬人意；而曾公因受长时间之考验，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，亦比较确定，远非当时人士见解之所及；故不揣冒昧，窃欲为曾公作一新评传，年来探讨曾公之生平，颇觉不遗余力，厥由于此。此其七。

自殷墟文字，次第开发，考古之风，一时大盛。盖罗振玉、王国维倡导于前，董作宾、郭沫若阐扬于后，文人学子，竟尚新奇，附会风雅，亦往往考究甲骨，研讨故实。此种好学之态度，考古之精神，就“为学问而学问”言，绝对无可非议；惟就“为人生而学问”言，与其取数千年前之龟甲兽骨而研究之，究不若取切于民生日用之事物而探讨之。儒家喜言伦常，惟务躬行；墨子崇尚实用，志切救世；际兹生民涂炭，礼法凌夷，欲求师法，奚暇外慕？余于课余之暇，将曾公生平，细为探讨，虽迹近考古，然考古之程度，持与研究甲骨者较，固自有别；至于曾公生平，惟务躬行，兼尚实用，大足为吾人之楷模，此则余所深信而不疑者。世道衰微，真儒真墨，吾已不得而见之矣。得仿佛儒墨如曾公者，特将其生平详为评述，亦不得已也。余之所以探讨曾公之生平，此其八。

上述种种，为余评传曾公之原因。盖无论批评人物，考察事功，浏览格言，研究思想，涵养德性，发扬文化，以及阅读传记，从事学术，凡与曾公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，而欲对曾公有深刻之认识者，均非彻底了解曾公之生平不可。惟其如此，故余不度德，不量力，不以“代大匠斫，希有不伤其手”为虑，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为曾公作一新评传！

第二节 评传曾公之方法

缘起既明，爰述方法。

欲探讨曾公之生活与思想，原非易事；盖《曾公全集》，凡一百五十六卷，其中除《鸣原堂论文》《十八家诗抄》《经史百家杂抄》《经史百家简编》四书外，余如《诗集》《文集》《奏稿》《书札》《批牍》《读书录》《日记》《年谱》等，亦将近百卷。即此而细为探讨，已不易易；何况仅此尚不足了解曾公之生平，犹须

旁搜博稽耶？其为困难，不言可喻。——此仅就搜集材料而言。至于整理材料，更非易事。盖材料而加以整理，固非漫无统系，任意抄录之谓；必也胸有成竹，识有定力，取舍悉得其当，批评一归于是，并能有为有系统有条理之叙述，然后名副其实，此岂浅学如余者所能胜任哉？然“有志竟成”，古有明训，吾人为事，固不能因其困难而不为也。至余整理材料之方法。约分三项：

一、分析法

曾公一生之言行，至为繁赜。如不条分缕析，详为考察，则无以窥其奥窔，明其指归，故分析法尚焉。考分析法之为用，在将笼统之全体分为若干个体而研究之，其惟一之优点，在使个体之真相，容易认识，便于考察，不致为笼统之观念所误。余于曾公之生活，用时间分类法；于其思想，则用性质分类法。盖惟其如此，而后眉目清醒，条理井然也。

二、综合法

仅有分析，只能了解局部之事实，尚不足以概其全。不为局部事实所囿，故综合法尚焉。综合法者，将分析后所得之结果，为之综合，以观其会通，求其统系之法也。曾公之生活与思想，既用分析法以穷其奥窔，复用综合法以观其会通，则洪纤毕悉，左右逢源，自可迎刃而解。

三、批判法

吾人于曾公之生活与思想，既能洞晓无遗，则于其生平，自可下最后之批判。批判原非易事，且易近于主观；然倘能按诸事实，出以审慎，自不致信口雌黄，随声附和。且一己之见解，虽不能尽惬人意，然当其诉诸事实，立论精审，既可增一己之学识，亦足供他人之参考，其为益正未有艾，固不能执途人而告之，亦不必强同于人人也。

梁任公先生论读史之方式有二：一为鸟瞰式，亦曰飞机式的读史方式，其方法在知大概；一为解剖式，亦曰显微镜的读史方式，其方法在知底细。前者即余之所谓综合法，后者即余之所谓分析法。二者交相为用，不可偏废。

批判法有谓仅须说明，不必更下判断，批评家即已尽职者；亦有谓除说明外，可下判断，惟须注意历史之价值者。前者纯重客观之事实，后者稍带主观之色彩。余于曾公生平，为顾全客观事实，多用解说，鲜用批判。偶有批判，亦当以历史之价值为重，绝不敢流于武断。盖自逞臆说，不独厚诬前人，亦且